

生根的流星：

论韩华诗人初安民《愁心先醉》中的跨国认同

梁楠*

<目 录>

1. 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华诗人初安民
2. 告别吉卜赛：跨国移住者的再移住
3. 生根的流星：跨国移住者的在地化
4. 满天星光：跨国移住者的认同

1. 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华诗人初安民

我们一直以为是黑暗的夜空遮挡了星星，却从没想过是光亮的白天遮住了星光。我们一直以为是黑暗遮住了光明，但也许有时是光明遮住了黑暗。我们在接受那些所谓的理所当然的时候，是不是正在错过那些被理所当然遮挡在背后的真实？¹⁾ 比如，那些曾经或正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跨国移住者，比如，那些至今已有134年移住历史的韩国华人²⁾。韩国华人的移住可以追溯

* 庆星大学 中国学系 副教授, liang-nan@hanmail.net

1) 汉阳大学郑在灿教授在一次主题为《星光闪耀的夜晚》诗歌讲座中说过的一段话。

2) 这里的韩国华人仅限于1990年代以前移居韩国的先迁韩国华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先迁韩国华人中再迁他地的再移住韩国华人。有关先迁韩国华人以及再迁

到1882年‘壬午军乱’时随清国所派吴长庆的部队来到朝鲜的40几名军役商人打下的基础，后来再经过一般商人的开拓，清国人移居朝鲜就渐渐形成了规模。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形成期，20世纪中叶的增长期，20世纪后半叶的衰退期之后，韩国华人的移住情况才逐渐趋向稳定³⁾。造成韩国华人人人口衰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韩中断交后韩国政府开始实行外国人出入境的限制管理，中国也加强了出入境管理制度，使韩国华人人人口只能依靠自然增长；另外就是出现在1970-1980年代的，韩国华人大举再迁台湾、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再移住现象（李昌镐，2012：166；金京学，2012：192）。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是他者、是永远的异邦人（张守贤，2000：245），而从内心上、从行动上，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他们，又甚至根本没有注意或关心过他们的存在，大概就是因为过于看重跨国移住者的移动性，认为他们随时会有离开的可能，从而削弱了对他们的认同感。其实跨国移住除了具有移动性特征以外还具有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是指通过在出发地（或起源地，即故乡）和移居地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扎根，从而在特定场所展开或维持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地域性所强调的是移住者要进行跨国实践就必须在特定场所扎根⁴⁾。也就是史书美所强调的在地化问题，她认为有关离散中国人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显示出这些移民想与移居地同化的愿望。在新加坡，甚至在其成为独立国家之前，从中国移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把该地当作是自身文化的中心，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南洋想象。在印尼出生的土生华人与马来西亚的混血峇峇（babas）都发展出独自的文化混杂性⁵⁾。史书美在这里举出的是比较成功的在地化的例证。而有些跨国移住者群体并未实现如此彻底的在地化，甚至出现再迁他

韩国华人的概念参考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第55辑（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2），324，328页。

- 3) 参考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以『韩华』月刊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3），166页。
- 4) GIELIS, R., "A global sense of migrant places: towards a place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9, No.2 (2009) : 280-284.
- 5)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5），50页。

地的现象。这些再移住者的地域性或在地化问题更为复杂，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再度迁移虽然证明着跨国移住者的移动性，但是在此意义上的地域性，即跨国移住者在多个移住地区的扎根过程以及在特定移住地所展开和维持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韩国华人再移住者的出发地和移住地都具有双重含义，就出发地来说一个是实际意义上的出发地：韩国，一个是想象中的出发地：中国（特别是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代韩国华人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直到1992年韩中再建交为止从来没有去过故乡，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凭借从父辈那里听来的一些片断而自我拼接起来的想象）。就移住地来说一个是曾经的移住地：韩国，一个是新的移住地：再迁之地。对于韩国华人再移住者来说，处在交点之上的韩国同时具有出发地和移住地的双重性质，因此韩国在韩国华人再移住者的研究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跨国主义可以理解为是强调行为主体的活动与实践的概念，移住者的日常生活（工作、约会、业余、消费、宗教活动、政治参与）等形成了地域性、国家性、世界性规模的网络并发挥各种作用。由于跨国移住者作为活动与实践行为主体的重要性，Smith(2006)甚至提出了跨国生活或跨国人生(transnational life)的概念⁶⁾，也就是说每一个移住者的个案都是一部生动的跨国人生史，都是需要被关注的对象。韩国学界有关韩国华人跨国移住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地理学，或民族文化学角度，还没有从文学角度对韩国华人再移住者问题进行过考察。在此情况下，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华诗人初安民的作品就显得非常珍贵，有关初安民与其作品的研究也显得至关重要了。

初安民，1957年出生在韩国，是第二代韩国华人，祖籍山东牟平。初安民的父亲1949年为保中国大陆的家人免遭灾难只身一人从大陆逃到韩国。到韩国后不久又遭遇韩国战争，因韩中断交不能再回大陆，故在韩国重建家庭，初安民出生时父亲已逾半百之年。父亲希望初安民多读中国书从小学到

6) 参考李容均，「跨国移住研究的发展与限制：发生学的理解与未来研究方向」，『韩国城市地理学会志』第16卷 1号(首尔：韩国城市地理学会，2013)，40-48页。

高中均送他到韩国华人学校就读。1977年初安民20岁时到台湾继续升学，在成功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后举家再迁台湾定居。1985年初安民曾任中学教员，后来又做过杂志编辑担任过『联合文学』社长兼总编辑，现任『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的创作文类以诗为主，常将家国之思寄寓抒情形式，并能踏出现实生活的框囿，而将思维和感觉的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世界。初安民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人。担任『联合文学』总编辑多年，后又创办『印刻文学生活志』，对文学传播、文学推进有一定的贡献，曾获五四奖文学编辑奖⁷⁾。大学毕业后初安民将在学期间所创作的诗歌进行整理，于1985年由晨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名为『愁心先醉』。

『愁心先醉』共收录诗歌60篇，除「乒乓」、「满天星」、「树」、「酒醒的早上」4篇作品没有标注以外，其余56篇均是诗人在1979-1985年间创作并在台湾、香港等地的报刊上登载过的作品。诗人并没有按照创作时间顺序给作品排序，也没有根据场所（韩国、台湾）的不同安排空间上的整合，而是按照作品性格的不同自分四辑：第一辑心象篇共有12篇作品，第二辑意象篇共有18篇作品，第三辑现象篇共有15篇作品，第四辑抽象篇共有15篇作品。这种颠覆时空混杂错置的安排，似乎在暗示着跨国移住者时空错置的命运。从认知心理学来看，心象指的是对象不在面前时人的头脑中浮现而出的形象。从文本主题上看，诗人在心象篇中主要描写了记忆心象和想象心象。记忆心象指的是保存在人脑里的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曾感知过的客观事物⁸⁾，比如，“母亲”并不在面前，诗人通过对韩国生活往事的回忆使脸上爬满皱纹眼神充满担忧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母亲”这一形象之所以会经常出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又与他曾经多次反复感知的客观现实相联系。诗人多次反复的“离家”经验，使诗人对母亲充满思念，而反复的“离家”背后又隐藏着韩国社会的社会差别与排外现实。想象心象是对记忆心象的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在取舍过程中建构起新的形象⁹⁾，比

7) 参考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网站：<http://www.nmtl.gov.tw/>

8) 参考庞好农，「论萨伏依『异域』的心象叙事」，『外国语文』第31卷 第5期(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 2015), 14-15页。

如与诗人从相遇到相恋再到分别的充满感情纠结的“女子”形象，可以说是诗人通过将有关韩国的记忆重新组合建构出的新形象。无可避免的宿命早就决定诗人必须爱上这名女子，但想不到的是他的真心表露却并不被人接受，致使诗人成了罪无可赦的叛逆者(「爱与罪」，1984：22-23)，其实是在诉说诗人命中注定来到“韩国”并爱上这片土地，但是他与“韩国”的爱恋却从一开始就是不被人接受的错误，表达了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华诗人初安民在韩国生活时期不被韩国社会所接受的痛苦无奈。

意象是在一刹那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意象篇中诗人使用比喻意象，用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使之形象化和具体化¹⁰⁾，比如用不停转的“马达”(「心情十六行」，1983：65)比喻为了融入台湾而像机器般不停歇的工作；用“流星”(「浪子·乡愁」，1984：66)比喻永无止境的漂泊；用“无可缝补底裂隙”(「难追」，1984：74)隐喻与台湾社会之间存在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用浑然浸染上茶香的“煮茶的水”(「心事十六行」，1984：62)隐喻已经浸染上韩国文化风俗习惯很难保持原来模样的韩国华人的混种性。现象篇中诗人使用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来描写给诗人视觉上或听觉上产生深刻印象的事物或人物¹¹⁾，比如把黑发磨成白发用生命磨取生活的“磨刀的老人”(「磨刀的老人」，1985：114-115)使诗人联想到父亲，甚至未来的自己；通过感慨在仍然像心脏一样跳动着涌不完的悲哀的“板门店”(「板门店」，1980：116-120)前合影留念的游客来讥讽患上战争健忘症的人类；用“乒乓”(「乒乓」：129)这一听觉意象来诉说一位韩国残废军人像桌球一样被两边的拍子打来打去却不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悲哀。初安民之所以对战争如此敏感也是缘自他对战争是造成自己漂泊命运最根本原因的认知。

抽象篇中描写了很多难以把握的概念或抽象的概念和情思¹²⁾，包括疑

9) 同上，17页。

10) 参考刘保安，「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新乡学院学报》第24卷 第5期(新乡：新乡学院，2010)，115页。

11) 同上，117页。

12) 同上，117页。

惑、痛苦、坚执、孤独、丧失、希望等等。在诗人笔下抽象的“坚执”（「树」：171）是笔直的坚持在这里，拒绝任何形式的搬家。“痛苦”（「奋战记」，1984：191-192）是每当黑夜来临时用昂贵价钱买下的大口径机关枪与之展开的生死搏斗。“丧失”是被嚣张恣意的铝门窗夹扁成羊肠小径已无竹林的竹林路（「路过竹林路」，1981：182-183）；是被长长的钩在海上的水手，他的上陆，是另一个梦的下海（「水手」，1985：189）；是我们没有家了（「侨生」，1979：202）。“希望”是关掉所有的仇，关掉所有的恨，关掉所有的往事，然后开始走向一个叫黎明的地方（「一个叫黎明的地方」，1984：174）；是将自己迸裂满天，占领全部的天空（「满天星」：166）；是酒醒的早上微笑着开向眼前的一朵小花（「酒醒的早上」：196）。

这部诗集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张梦机在诗集的序文中说初安民有一大部分作品是相当自传式的，譬如写侨生、写离家、写母亲、写二十九岁生日、写北上南下等等，这些诗都那么具体而深刻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愁情与爱恋（「真正的初安民——张梦机序」：3）。“诗”就是初安民对郁积心底的爱恋情愁的发泄，这部诗集记载着韩华诗人初安民作为一个跨国移住者的人生经历以及心路历程。通过他的诗，也许对这些在韩国已经生活了百年的韩国华人为何要再迁他地？他们的再迁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当他们迁往另一片土地的时候韩国对他们具有何种意义？在忆起这个曾经承载过他们悲欢离合的土地的时候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如果再迁之地是新的移住地，那么曾经移居过的韩国又将变成怎样的存在？对于再迁韩国华人来说韩国只是单纯的经由地，还是会形成同时具有两个移住地特征的混杂现象？韩国华人再移住者的扎根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在整个在地化过程中，他们的认同是否发生变化？又是怎样的一种变化等问题的解答得到诸多帮助。

2. 告别吉卜赛：跨国移住者的再移住

初安民说自己是吉卜赛的邻居，流浪是相伴人生的主旋律，而孤独就是那跳动乐间的音符。一如他“从未展颜大笑，在无言以对的生涯里，永远都是眉头紧锁，在孤独的他国，永远都是异邦人”的父亲（「自序」：14）。他的流浪人生也就随着父亲的漂泊而开端，初安民在诗集「自序」中提到父亲移居韩国的经历：

三十六年前的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变色。

我爸爸仓惶自大陆乘着一叶扁舟，漂到南韩。

翌年，韩战爆发，我爸爸继续往南韩的南边逃亡，他总是搭到最后一班列车，就像最后才逃出大陆，总是在一阵阵的枪林弹雨中，以一发之际，和世界搏斗。

—（「自序」：13）

初安民的父亲也像其他许多华人一样为了躲避灾难寻求更加安定的生活而移居到韩国，刚刚在韩国落脚就再次因为战争而逃往韩国的南方，直到后来继续往南漂泊到台湾。初安民的命运似乎注定与漂泊纠缠在一起，无法摆脱。父亲从小要求他要多读中国书，多接触中国文化，为此初安民始终就读华人学校。由于资金等问题并非每一个地区都有华人学校，这就使初安民在还够不到电话听筒的年纪就饱尝到了离别的滋味。第一次离家意味着对母亲的无限依恋，“回首，依然是妈妈的泪水，被火车抛成远远的妈妈，叮咛，悬在旅人的眼眶”；第一次离家也意味着对命运的无比埋怨，“为什么，成长会恒是一种吉卜赛”（「第一次离家」，1980：50-52）。他向神灵祈求解脱，但换回的只有“耶稣说：保罗只在基督里夸口，弯月刀切不断吉卜赛”（「五月中旬」，1980：55）。

初安民在极度恶劣的教学水准和饱尝挫折的情况下周游列国式地完成了中学教育。毕业的光州华侨中学，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已宣告倒闭，高中母校永远也无迹可寻，永远变成历史上一个无关紧要却已消失的字眼。初安民为

此而感叹：“我，常常是一种无处可去的乡愁”（「自序」：16）。为了求学不得不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之痛，这对于一个处在最需要母爱年龄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承受。而这种承受却是许多像初安民一样的韩国华人，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所无法挣脱的宿命。王春植就曾在他的文章「韩国华侨第二代的桎梏与希望」中说：“现在生活在韩国的第二、第三代华侨没有一个人不曾埋怨父母为什么把自己生在这片土地上”¹³⁾。初安民同时也在代表这些有着共同命运的华人放声埋怨：

从前混乱的年代，是战争割开了亲人，如今，我却因我是中国人生长在韩国
必须要读中国书而与亲人远扬。

为什么，为什么不把我生长在中国人的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不将我生长在有中国学校的地方？

对于宿命，我无法选择也无从抗拒。

—（「自序」：15）

初安民对韩国的记忆是“白”色的。“白”色的记忆也许来自初安民对飘雪的韩国的回忆，初安民在诗中称韩国为“雪国”。周游列国式的求学生涯中最为痛苦的就是对母亲的思念，在无法与母亲相见的情况下，他只好祈求神灵与佛祖带去自己对母亲的祝福，“请佛带上我轻轻的祝福，啊圣·佛啊，请你照顾并安慰，雪国的娘”（「五月中旬」，1980：53）。“白”色的记忆也许还来自父亲的满头白发，

韩战结束的十年后，爸爸以半百的年龄，生下了我。在我有意识区分出世界的色彩后，我就看到爸爸的头发，已有一丝丝的斑白，并且愈来愈白，就同小时候看到的雪，愈下，世界愈白。

—（「自序」：13）

“白发”代表着父亲沧桑的一生。父亲担尽了世界所有的风雨，无微不至的呵护他在一个极度单纯的世界里成长。一个男人，在经历过两次动乱的折磨后，对于能够延续他的香火的事实，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珍惜（「自序」：

13) 参考王春植，「韩国华侨第二代的桎梏与希望」，《当代批评》（首尔：思考之树出版社，2002），235页。

14)。为了保护家人父亲只身一人漂泊到韩国，但是没想到命运的捉弄竟使这次离别成为父亲与家人的永别。已经饱尝失去之痛的父亲将全部的呵护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初安民身上。初安民小时候几乎不能出门，楼上楼下就是他所有的空间，书籍成为他儿时唯一的玩伴。“白发”还代表必须要承担的不合年龄的生活重量。父亲年事已高，初安民未到成年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侨社的一些大小事宜父亲总会派他去处理。在同龄人享受浪漫的季节里，他却背负了同龄人所不必负担的历史乡愁和异国孤独。对他来说，二十多年的生命却染着父子两代的漂泊与流浪（「汉江楚水 — 初安民和他的诗 — 王璇序」：7）。

初安民是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因为韩国是一个充斥着冰冷的白色记忆的地方：白色的雪，父亲的白发，和那个苍白落后的华侨小学。在他的记忆里韩国总在飘雪，当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韩国依然在飘雪。

我终于见到
今天最后一场落雪
把我们曾经漫步过的路
都覆盖了
仿佛是掩饰着
注定我们今生今世已永远
不可能兑现的故事

在我的青涩年代
你的童稚尚未退色之前
我们熟稔这里的每一棵
路灯每一棵
街树，每一棵
孤注一掷的用尽所有的豪情
挥霍般允下底诺言
那时的路灯如昔
那时的街树依然

残冬过后
那时的街树转绿之际
只有岁月的路灯
照亮我更多花白了的发丝
—（「再一次回来的时候」，1985：20-21）

这个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倾尽他青涩年代全部爱恋情愁的地方一切都没有改变，路灯依然、街树依然、白雪依然，但是改变的是诗人自己，已经浸染上抹不掉的岁月痕迹的初安民。那时的一切都还那么熟悉，可是曾经漫步过的道路却被白雪覆盖成一条不归之路。初安民在这里借口说是因为路被落雪覆盖，但其实他内心明白真正遮掩归路的不是雪而是无情的岁月。“转来转去，总是去不成一个地方，只有继续往高处走，有一天发现，覆在高山顶处的不是，白雪，是，岁月”（「山海经」，1984：72）。岁月注定他与韩国成为今生今世已永远不可能兑现的故事，这一次的归来并不是为了回归，而是为了告别。

古渡头上
挥挥手
便是分道扬镳
……
我们都把泪
痛快的卸下
流干的躯体
更轻
分起手来
竟也像轻燕
飘啊！飘
——（「分袂」，1981：26-27）

初安民在韩国出生，在韩国长大，跟韩国人一样沐浴着这里的风土人情，沿袭着这里的生活习惯。但是那个只听说过却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与生俱来的籍贯却使他永远不可能拥有韩国人的身份。国籍可以改变，但是籍贯就像被命运打上的烙印，无法抹去。所以即使国籍改成韩国，他异邦人的人生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¹⁴。身份上的不被承认使初安民始终感到韩国生活的无根性，一种无根的漂泊。由于韩国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社会差别使韩

14) 金京学在论文中也提到过他所采访的韩国华人谷氏因为觉得即使改变国籍在韩国社会也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华侨身份而放弃归化。详细内容参考金京学，「韩国华侨的跨国特征与展望」，《民族文化论丛》第51辑(大邱：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2012)，208页。

国华人的生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处在韩国社会的边缘位置，可以克服边缘处境的唯一突破口就是以留学和移民为目的向台湾、日本、美国等地的再移住¹⁵⁾。初安民也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告别吉卜赛，告别流浪，告别流星般无根的生活。他想用泪水将二十年的爱恋情愁全部归还这片土地，然后一身轻松地离开，开始新的人生。

3. 生根的流星：跨国移住者的在地化

1950~1980年代韩国华侨的主要移住对象地区是台湾，早期的台湾移住是教育和就业形态，以教育形态来台的事例更多，定居过程也更为成功¹⁶⁾。初安民和家人也选择台湾作为新的移住地，原因除了有早期再移住韩国华人在台湾成功定居的先例之外，还有父亲对初安民多读中国书多接触中国文化的希望。父亲的希望是极为殷切的，1950年韩战时父亲往南方逃亡的路上，在炮火连天的街道发现了一册光绪年间出版的旧书『中国近代秘史』，在盘缠几乎所剩无几，逃亡时需要将负担减到最小的情况下，父亲不惜一切地买下。后来这册斑驳而有着百年身世的旧书一直跟着初安民，成了他们父子无法互换的身世宿命与秘史¹⁷⁾。1977年初安民二十岁的时候来到台湾成功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就此他真正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年承载着他整个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时代的地方，即使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上一次流浪的结束，还是再一次流浪的开始，“一口箱子，盛装五颜六色的季节，我是吉卜赛的邻居，流浪却不是脚底的云，紧握手中岂止是押宝的骰子，我的手有多年的风湿兼中风”(「侨生」，1979：200-201)。无奈命运总是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

15) 参考金京学，「韩国华侨的跨国特征与展望」，『民族文化论丛』第51辑(大邱：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2012)，192页。

16) 参考李昌镐，「韩国华侨的“归还”移住与新的适应」，『韩国文化人类学』第45辑(首尔：韩国文化人类学会，2012)，166页。

17) 2015年4月15日初安民写在脸书上的随笔。

中，只好靠酒的麻醉和烟的振作来安抚不安的心，“就这样说昨天交给了明天，杜康坛空，只一缕孀孀长寿烟，或可以忘记，我们没有家了，我的家在北回归线南”(「侨生」，1979：201-202)。如果“流浪”是相伴初安民人生的旋律孤独是跳动期间的音符，那么“烟”与“酒”也许是永远陪伴初安民一起承受命运之重的伴侣。

“抽烟喝酒以及沉思，是思索人类一些难题痛苦的后遗症”(「加糖」，1984：84)，是初安民与命运对抗的武器，一如父亲用流浪与世界的搏斗。烟，是初安民对成熟的渴望，父亲年事已高，尚未成年的初安民就要替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抽烟是男人成熟的体现，初安民希望快些长大，快些成熟来替父亲承担更多的责任，长大了就可以忘记儿时苍白冰冷的记忆。酒，是初安民与外界连接的桥梁，他没有酒瘾不喜欢独饮，却“从不拒绝任何的邀宴而饮下了所有敬来的米酒、啤酒、绍兴酒、五加皮、高粱，也曾多次饮完醉倒在许多地方，却不会感到惧怕与不安”(「自序」：19)。也许初安民觉得酒喝得越多，与外界沟通的就越多，那颗流星也许就可以“生根”。“大学中，表现他过人之处的是他喝的酒以及他写的诗，初安民有种略带顽劣的好强，他的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喝酒与酒后的笑和泪却掩饰不住他狂傲底层的脆弱”(「汉江楚水初安民的诗 — 王璇序」：6-7)。

初安民认为二十岁这一年是他成人后的一岁，也是他的台湾一岁。他渴望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告别吉卜赛式的流浪，抹掉白色冰冷的回忆，让孤独流浪的流星“生根”的生活。所以在来到台湾二千五百多了日子里，他几乎走遍台湾的小乡小镇。“我从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如何才是正确的生存法则，但我明白，唯有深深根植在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才是唯一的道路，着眼应该在台湾，放眼也应从台湾起”(「自序」：19)。他要像一棵坚韧的树，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要牢牢扎根于这片土地，默默接受风雨的洗礼。

宿命底被钉在这块
土地，和土地
牢不可分，唯有
土地，予我

水以及养分
 开出底花与果实
 我只容许和同命运的人分享

我只是棵卑微底树
 笔直的坚持在这里
 任凭狂风鞭打
 任凭暴雨侵袭
 从未想过
 要逃
 要跑
 我拒绝任何形式底搬家
 一（「树」：170-171）

厌倦流浪的初安民渴望安定，渴望真正在台湾开始新的生活。他渴望真正以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完全被接受，真正在台湾打下根基。而不是再一次作为外来人的身份在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寄居。他为能真正扎根台湾，融入台湾实现彻底的在地化而不懈努力，比别人起得更早，比别人更勤奋，“我是黎明，最初，最亮的声音，我是雪地，最贞烈的松印。或许在我觅食时，有些散乱。雨后，有些落魄。我是风雨，最深，最后的守候”（「鸡」，1985：168-169）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诗人的有意安排，初安民本命属鸡，这首诗就像在写他自己。生活中他坚强地接受风雨的考验，只为那最后的守候，等待着自己的努力换来被别人的接受。

可是满腔的热情依然融化不了现实的冷酷，他怀着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奔向台湾，奔向“南方，南方最后一盏灯火”，他是“来自北国，趁最初一道寒流而来底蛾，扑向这颯烈的火焰中，不留余地不求退路，倾尽生命所有底力气”（「扑火」，1984：40-41）。结果却“被生活烈焰烧烤成，骨瘦如柴的身影，如此凄迷，如此无依”（「无题」，1984：88-89）。初安民起初觉得台湾毕竟是自己被命运安排了国籍的地方¹⁸⁾，模糊地期待着投奔台湾也许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回归”。为此他甚至极少接近在台湾生活的韩国华人圈¹⁹⁾，尽量隐藏

18) 韩中的断交使韩国华人在没有被征求过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归化了命运，成为祖籍在中国大陆，国籍是台湾的在韩国生活的异邦人。

19) 王恩美在2013年12月接受笔者采访中說：“在台湾生活的第一代韩国华人互相还有些联系，但是第二代以后的韩国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华侨协会也只是

自己的韩国华人身份。但是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护照上的台湾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号码的形式上的证件罢了，根本不能拿来证明身份。再移住台湾的韩国华人因为接受教育，相较于韩国可以选择更多社会待遇较好的职业。尽管如此也很难认为他们完全被台湾社会所同化。韩国华侨虽然与台湾人外貌相同，同样使用汉语，但是因为他们的籍贯所在地，中国大陆山东的方言与饮食结构，韩国式的语调，不同于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等总被台湾人问到是不是‘韩国人’，或是属于‘哪类中国人’的问题。为了被台湾社会彻底同化而努力的韩国华人因为这种与主流台湾人差别化的提问往往感觉自己已经沦落边缘而绝望。²⁰⁾在韩国时韩国人称韩国人为台湾人，但是真正来到台湾，他们的身份却又变成了韩国人或与主流台湾人相区别的外省人，只有他们的边缘地位却永远不变。

不管初安民如何努力与外界交流，如何像马达一样不停地挣扎着融入社会，他的一切努力都被不能选择的固定不变的籍贯无情地割断，在别人眼里他始终还是个外省人。“断然的一刀两断，切割成无可缝补底裂隙，愈来愈显得遥远起来，这是谁的错误呢？没有一个敢拍胸脯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全部躲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涂改事实，暗箭伤人，把一切变成愈来愈难追的全部”（「难追」，1984：74-75）。不管他如何努力去忘掉那些白色的记忆，如何甩掉那个如影相随的韩国华人身份，在别人眼里他始终还是在台湾生活的韩国华人。初安民本以为与韩国的记忆隔断，真心热爱这个命运安排给自己的祖国就可以从此告别吉卜赛式的流浪，一颗流星终可以“生根”，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尝到了重蹈覆辙的滋味，结果他只是渴望生根的“流星”，依然在流浪。

初安民并没有过多的苛求和奢望，只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渴望，“不过是想安定，被妥协的生活罢了”（「无题」，1984：90）。但是生活却是“排山倒海而来底煎熬”（「加糖」，1984：85），无奈之下“两行滚烫的泪，不觉，徘徊在眼眶里，那久被生活浸蚀过的脸，也要负荷这心灵煎熬的告白”（「无题」，

形式，没有什么活动。”

20) 参考李昌镐，「韩国华侨的“归还”移住与新的适应」，《韩国文化人类学》第45辑（首尔：韩国文化人类学会，2012），169页。

1984 : 89)。很多时候努力和结果是不成正比的，这也许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无奈。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扎根的跨国移住者来说，可能会被无奈袭击得更猛烈些。

我已经失业很久了
从没有人眷顾
从没有人垂爱
因为他们
不喜欢和没有职业的人在一起

人人都说没有
职业是一件
很耻辱的事情
而我
三百六十行
行行都是败阵者

每一次的面谈
有人靠人事
有人靠背景
有人靠拍马屁
有人靠……
而我
一无所有
除了一颗
瘦弱而疲惫的心
—「失业者的告白」, 1983: 130-132)

努力之前也许还可以抱着一丝希望，努力后的结果却只能换回无限的失望。他痛彻心肺地体会到有些结果是靠努力靠奋斗换不回来的，比如被承认这回事。不管如何努力，始终都是那个无依无靠，一无所有，不被承认的存在。“永远都是异质底，这里任何一种溶剂都化不开，破碎满地却溶不成一丝一毫”的存在(「扑火」, 1984 : 41)。

初安民彻底感受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束手无策，就像腊肉店里“统统脱水，统统固定在这里，统统脱光衣服，向路人展现”的腊肉(「路经腊肉店」, 1985 : 140-141)；就像那些曾经豪门王宫过的或曾经一文不值过的“抗拒过岁月，期待过岁月，被岁月辗过后的无数岁月之外，不期而遇的相聚在这

里，期待命运”的拍卖品(「拍卖场上」，1984：142-143)；就像那些“永恒底拥有躯体，永恒底失去灵魂，以要求的姿势，不知疲惫底被罚站着”的展示品(「偶游博物院」，1985：146)。他担心那些赤裸裸向路人展现却无人问津的腊肉会不会渴啊？忧虑那些等待命运的拍卖品是否受宠若惊地重新被嵌入另一个玩物者手中；怜悯那些像哑巴一样从不声张，以最沉默的自己介绍自己，诠释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展示品，如同担心、忧虑、怜悯自己的命运。曾经梦想踏遍祖国台湾的大街小巷，如今却变成了陌生的他国街道，陪伴他的也只有熟悉的孤独和如影随行的寂寞，“背着寂寞，他来了。卸下寂寞，卸不下影子，卸下影子，卸不下寂寞。影子和寂寞是一场反反覆覆凌乱的循环”(「影子与寂寞」，1981：76-77)。他开始理解冬天的冰冷，“是可以冻蚀到头骨深处，却唤不出一声冷”(「雪之联想十六行」，1985：94)；他开始理解梵高的孤独，“每一声嚎叫都有距离，距离乃孤独割开的声音，像割耳这当事”(「割耳者——致梵谷」，1980：99)。

在初安民眼里日历都显得那么残忍，“自己没有生命但却收拾别人生命，把岁月压扁，然后飘下-下来，像古刑场进行斩首的勾当”(「日历」，1980：101)。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走投无路，“往北，是漫漫无止境的茫茫；往南，已无轨道铺排。仿佛，永远驶不近终点般被驱迫着，而遥悬的欲念落实却是望津止渴的奔驰”(「终站的夜思」，1984：96-97)。这里的北，也许是指台湾的北部，也可能是台湾以北的他曾经生活过的韩国，或更北边的命运登记册上标注着籍贯的地方。这里的南，也许是台湾的南部，也许是更南端的地方。走投无路的初安民只想知道哪里才是他的终点？哪里才真正属于一颗流星的归宿？静静回首自己走过的二十八年岁月，“仿佛只是昨夜看完的一场，九十分钟电影，高潮，过后只剩散场底茫然……未曾目睹国破家亡的动乱，却有国家底疼痛，未曾经历颠沛流离的日子，却有漂泊底岁月，未曾走过锦绣壮阔的江山，却有乡愁底身世，固定不移地籍贯里，到处登记着流浪的住址”(「霜深楚水寒」，1985：92)。他并没有成为“生根”的流星，而永远是那颗渴望生根的“流星”，沉浸在永恒的哀痛里。

我们是生了根的流星

我们悲哀是不能滑落的连根拔起
 于是
 于是流星在哭泣
 一如哭我的醉梦
 梦时在何方
 醒后在何处
 我们一概打探不出
 探不出的如一件悬案
 恒悬在我们永恒的哀痛里
 一（「冷冷的活着」，1985：81-82）

4. 满天星光：跨国移住者的认同

不过二十几岁年纪的初安民却要背负父子两代的漂泊，在初安民眼中生活不过是“不具名的来了，提着一篮生命，打从远远赶赴这场约会，打从这里经过，打从这里走远，经过时签一下名字”，他无权去追问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因为那就是“所谓的悲欢岁月”（「冷冷的活着」，1985：81）。为了彻底告别吉卜赛式的流浪生活，他也曾下定决心将再迁之地台湾作为自己永恒的居所，为此他毅然割断过去二十年的回忆，让自己完完全全地重新开始。他拼命三郎式的饮酒，只为能跟外界更多的沟通，早日融入社会中去。他起早贪黑比任何人都生活得辛勤努力，像一棵坚韧的树欣然接受任何风雨。可是有些东西是割不断的：二十年浸染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无从选择又永恒不变的籍贯。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与他要融入的社会一刀斩断，并切割得无法缝补，在台湾他永远都是外省人，一如在孤独的他国永远都是异邦人的父亲。只想“向辽阔宇宙租借一寸空间”生存，可是对于一个跨国移住者来说这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也成为奢望。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连愤怒都显得软弱无力“握一把生命，愤怒遂自掌心滑落”（「冷冷的活着」，1985：80）。

蓦然回首过去这二十八年所走过的路，好似“望见候鸟移动的轨道，是一种往返两地底泥泞，握你一如握北方，浓浓的茫茫”（「浪子·乡愁」，1984：87）。父亲永不厌倦地在除夕晚上“讲着他的家乡，他的亲友，他的故事”。对

于在韩国出生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初安民来说根本不明白父亲口中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但在四周都是无边雾色，已辨别不清漂泊方向的时候，他恍惚觉得“似乎只有那块地方，才是真正的家”(「自序」：14)。父亲口中的大陆，就成了初安民不曾兑现的乡愁。即使是流星也渴望“从滑落的瞬间起，迸裂着没有乡愁底流浪”(「浪子·乡愁」，1984：87)。他渴望那个常常无处可去的乡愁找到归宿，渴望被包容、被接受。

在最靠近母国的山河里
以大海最澎湃的声音
焚我
以那绝对的雄姿
匍匐母国最深沉的喘息
山之东
山之西
河之南
河之北
山山河河卷帙里重重
叠叠增高底山水
以全部的汹涌
焚我

焚我
以海底腾涌母国的泪水
千万次的渴望
我的脐带系连母国
我的肉体叠着母国
但我不能
我踏不出也踏不近
那地理课本的山山水水
请为我冒险一次
请为我踏出我
不曾不敢不会不肯底一步
请再接近一点警戒线
焚我

我冰冷的躯体
在最接近母国的海焚中
也会近乡情怯
也会流出盈盈底热泪

焚我
以最母国的声音
— (「海焚」, 1984 : 175-177)

初安民始终渴望一个拥有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来接纳自己。他不断地流浪, 不断地寻找, 在接连的挫折后, 他恍惚觉得从父亲口中听到的那个与自己脐带相连、肉体相叠的母国是真正可以最宽阔的胸怀可以焚烧自己冰冷的躯体, 重获新生, 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真正被接受的存在。但那个母国却是印在地理课本上的他不曾不敢不会不肯, 踏不出也踏不近的地方, 那个母国实际上是初安民想象的理想乡。

如果在一个不被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生活是一种错置, 初安民认同上的转变就是此一错置的解散, 或甚至是再错置。不是对错置的延伸, 而有了创意性转化的意涵²¹⁾。初安民并没有得到母国大海澎湃般宽容的焚烧, 等待他的只有酒醒后汹涌奔来的波浪。初安民甚至“测验式的割断脉搏, 折磨自己, 血冷冷地从眼角汨汨的涌出”时(「心情十六行」, 1983 : 64-65), 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是要存在, 必须, 索取一具尊严, 然后, 冷冷的活着”(「冷冷的活着」, 1985 : 80), 他要接纳这冷冷活着的事实。在被现实生活的炼狱焚烧之后, 初安民似乎获得了新的领悟: 不是隐藏, 而是接纳; 不是放弃, 而是接受; 不是割断, 而是珍惜。不再隐藏那个使自己永远被打上“异邦人”、“外省人”标签的籍贯, 不再隐瞒韩国华人的身份; 不再割断过去, 割断所有有关韩国的记忆; 不放弃继续作为一个韩国华人, 作为一个外省人在台湾继续扎根的努力, 不再强迫别人认同一个自己想要的认同, 而是接受一个被别人接受的自己。既然宿命安排给自己一个混种的命运, 就去接受这个混种存在的自己。跨国移住者通过与出发地的脱离与循环, 通过跨越国境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形成新的认同。因为人类的认同就是从与他人、事件、事物等

21) 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华诗人初安民在认同上的转变过程非常类似于王德威所提出的“后遗民”理论。王德威认为这里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 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不了。而“遗”, 可以指的是遗“失”, 是“残”遗, 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如果遗民已经指向一种时空错置的征兆, “后”遗民是此一错置的解散, 或甚至再错置。详细内容参考王德威, 「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 十个关键词」, 『华文文学』总第122期(2014), 13-14页。

建立多层连接上所形成的关系产物，与建立关系的他人、事件、事物等在地理上的距离可近可远，在时间上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现在，由此形成作为混种产物的自我认同²²⁾。

迷失方向后又重新找回自己的初安民发现酒醒的早上，除了“窗外远处那一排排向他汹涌袭来的波浪”之外，还有“窗棂上，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微笑着开向他的眼前”（「酒醒的早上 — 宿西海岸」：196）。既然无论如何的奋斗与坚持都开不成炫亮耀眼的花朵，就将自己迸裂成满天零星底小花——这就是初安民为自己的人生所做出的抉择。

因为终于知道
无论如何的奋斗
也开不成炫亮明丽的花朵
只有将自己迸裂
满天，一小朵一小朵
零星底小花
占领全部底天空

因为终于知道
无论如何的坚持
也不能成为耀眼夺目的花朵
只有自求多福
各自分散自求发展
终有一天
会是满天星被接纳的季节
—（「满天星」：166-167）

既然无论他如何隐藏如何解释如何努力，在台湾他仍然是韩国华人，在韩国他仍然是台湾人，在中国大陆他仍然是海外同胞（在大陆有时他的身份被认为是海外侨胞，有时是台湾同胞），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解释呢，不如就去接受这个身份吧。既然宿命安排他具有一个混种的身份，那么台湾就是他终老一生的地方，是他要全身心去热爱的地方。韩国就是他曾经生活了

22) 参考李英民，「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住与场所的再构成：文化地理研究观点与方法的重再定立」，《文化历史地理》第25辑（首尔：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学会，2013），57页。

二十年，吸收了二十年的养分，未来要珍惜的地方。那个载满乡愁的想象中的故乡依然是他文化认同的依归，精神的依归，是他要继续寻找的方向。他会在冀望和自己崇拜的“飞将军”一起把中国飞扬起来，冀望青天白日的永恒（「飞将军」，1981：149-150）的同时感慨静静地半僵在伤缝间，如风中脆弱的一根线，牵系着划破的伤口，摇撼着两地乡愁的“板门店”（「板门店」，1980：116-120），感叹只一声枪响，一颗星熄了灯（「只一声枪响——悼朴正熙」，1980：121），会在挥着热汗，挤出塞车的华江桥，沿着长江路一段，寻觅四川路位置的时候想像着四十五年前，穿着中山装的父亲，逃出战火弥漫底华北，沿着长江直奔而上，来到四川重庆的情景（「赴板桥」，1983：47-48）。

初安民的诗可以说是他自焚式的沉思后沉淀的结晶。他用诗来向人们诉说一个跨国移住者的心声，或者说用诗来为许许多多的跨国移住者代言。陈述他们对一寸栖身之地的无比渴望，叙说他们生活在如此辽阔宇宙中却无一寸真正栖身之地的悲哀。初安民的诗可以作为个人经验来看待，但是作为跨国移住者作为韩国华人的初安民的诗却又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经验，更应该从整个作为跨国移住者的韩国华人群体，甚至具有类似漂泊离散经验的新型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以及历史语境去看待²³⁾。初安民以一个诗人墨客的敏锐领悟到作为混杂身份拥有者想要在这茫茫宇宙生存就要成为迸裂散落存在的真谛。无法成为一颗“生根”的流星，那就做一颗生根的“流星”吧，既然流星的悲哀是滑落时不能连根拔起，那就任凭那些根留在那里，并且永远牢牢地扎下去吧。当这些根连成线，再连成无限网络的时候，当那些各自分散自求发展的生根的流星布满天空，散发满天星光的时候，也许就是被接纳的季节了。

23) 参考金惠俊，「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试论」，《中国语文论丛》第50辑（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100页。

【 参 考 文 献 】

- 初安民,『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年。
-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 — 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5年。
- GIELIS, R., "A global sense of migrant places: towards a place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9, No.2 (2009)。
- 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第55辑,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2。
- 金惠俊,「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试论」,『中国语文论丛』第50辑,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
- 金京学,「韩国华侨的跨国特征与展望」,『民族文化论丛』第51辑,大邱: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2012。
- 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 — 以『韩华』月刊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第67辑,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3。
- 李昌镐,「韩国华侨的“归还”移住与新的适应」,『韩国文化人类学』第45辑,首尔:韩国文化人类学会,2012。
- 李容均,「跨国移住研究的发展与限制:发生学的理解与未来研究方向」,『韩国城市地理学会志』第16卷 1号,首尔:韩国城市地理学会,2013。
- 李守贤,「韩华,排挤的历史」,『当代批评』,首尔:思考之树出版社,2002。
- 李英民,「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住与场所的再构成:文化地理研究观点与方法的再定立」,『文化历史地理』第25辑,首尔: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学会,2013。
- 刘保安,「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新乡学院学报』第24卷 第5期,新乡:新乡学院,2010。
- 庞好农,「论萨伏依『异域』的心象叙事」,『外国语文』第31卷 第5期,重庆:四川外语学院,2015。
- 王春植,「韩国华侨第二代的桎梏与希望」,『当代批评』,首尔:思考之树出

版社，2002。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
总第122期，汕头：汕头大学，2014。

[媒体网络]

韩国O tvN电视台综艺节目『不知不觉已成人 — 感性篇』，2016.7.7.

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网站：<http://www.nmtl.gov.tw/>

【Abstract】

Rooting Meteor:

The Study on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bout
Chinese Korean Poet Chu-anmin's *CHOU XIN*
XIAN ZUI

Liang Nan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Korean live in South Korean has been 134 years old. In the 1970-1980's the chinese Korean has a phenomenon of massive relocation. We weakening the sense of identity for them, we think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leave at any time because they are too concerned with the mobility of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fact,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ity, bu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ty. Locality is defined by taking root in origin and migration refers to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xpand or maintain a serie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places. And locality is that the mi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e must be in a specific place to take root. Korean is the intersection of departure and moving home for these peoples, Korea is both origin and migration, and has the dual nature of origin and migration,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Korean is very important. Transnationalism can be understood as emphasize the activities of

agents and practice, the daily life about migrator (work, dating, amateur, consume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med a regional, national, global-scale networks and play a variety of roles, so each migrant's case is a vivi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ife and need to be concerned.

In this case, The study of works about poet Chu-anmin as transnational migrant is essential. The poems of Chu-anmin with a strong color of autobiography, The poems recorded the experience and journey about Chinese Korean poet Chu-anmin as a transnational migrant, and for many other transnational migrant who desire one inch of true ownership of shelter in endorsements. Through his work, we can know why those Chinese Korean has lived a century in Korea. They removed with which kind of mood. Korea has which kinds of significance when they migration another land. How they feel when they recall the land which hosting their joys and sorrows. If the moved land become a new residence, then Korea which lived in will become what kind of exist. Korea is only a passing place or will form a mix features with two moving area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Korean migrant rooted is what kind of a process. Their identity has chang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it is what kind of change and so on. Many questions will answered from his work.

Key words: Chu-anmin, *CHOU XIN XIAN ZUI*,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mobility, locality,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접수일: 12월14일, 심사기간: 12월 25일~1월 15일, 게재 확정일: 1월 17일